

## 第六讲 《论加尔文主义与未来》

我这次讲座的主要目的是要纠正那种把加尔文主义只看着是教义上、教会里的一个运动的错误观念。

加尔文主义并非只停留在教会事务上，而是扩展为一个生活体系；不仅仅倾力建立一套教义，并且创造出一种世界观。它不但在过去，在今天也仍然满足人类发展的每一个阶段，人类生活的每一层面的需要。它将把我们的基督教信仰提升到一个最壮丽的属灵境界；它创立了一整套教会秩序，这套教会秩序成为联邦制政体的胚胎；它已经被证明是科学的守护天使；它解放了艺术，促成了欧洲和美国的立宪体制；它鼓励、刺激了工业、农业、商业和航海业；它在人们的家庭生活、家庭关系上刻下了鲜明的基督教之印；它以自己的纯洁道德标准提升了社会道德；它以其各方面的影响力在教会、政府、社会和家庭里形成了一个根本性的哲学理念，这种理念完全出于加尔文主义的主导原则。

以上这些事实，排除了那种把荷兰加尔文主义者以及美国清教徒移民先父的后代不得不照抄前人的观念。这种观念把加尔文主义视为已作古的化石。正相反，我们这些后人要做的是，根据我们现代生活的实际，按照未来时代的要求回到那棵活的加尔文主义大树的根上去，浇水、修剪使得它重新萌芽，再次绽放出绚丽的花朵。

这就是我最后一讲的主题“未来需要加尔文主义有新的发展”。未来的前景如何，我们今天尚不明了，这一点，每一个学社会的人都承认。我不认为我们已经到了全面的社会崩溃边缘。然而当今时代的种种迹象的确令人难以乐观。

有一点是肯定的，人类对自然的控制一年胜过一年。哪怕是最大胆的人也无法想象未来半个世纪里人类在这方面的成就。随着这一发展，人们的生活舒适程度正在不断地提高。各国间事务与交流在不断地加快和扩展。一直沉睡着的亚洲、非洲渐渐地发现自己被卷入生活日益变化的大圈子里去。随着体育运动和卫生习题的日益普及，我们在身体上比上一代更加健壮，活得也 longer。在与疾病的斗争中，外科手术的成就令我们赞叹不已。

简言之，在物质生活方面，未来向我们展现了一派光明前景。但人并不会

因此而满足，有思想的头脑是无法压制人心的思虑与担忧的。无论你把物质生活看得多重要，它们是无法满足我们作为人而存在的全部需要的。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国家的公民，我们的个人生活是无法靠着物质的舒适，因着身体的安逸活下去的，而是靠灵性（精神）从里面激励我们。今天，我们里面越来越痛苦地意识到，我们物质生活的富足是如何造成了我们灵性的贫乏的。并不是因为人的思维功能或诗词表达能力中止了。正相反，实验科学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果，知识不断地得以传播。例如日本，她的经济发展速度简直令人目眩。然而，人的头脑并非单单由知识所组成。一个人的人格乃是基于那形成一个人的品格的内心深处。在人心深处，热情的火焰由此而出，道德的根基由此而立，爱情的花蕾由此绽放；这里是英勇与奉献的泉源，这里是从我们有限的存在通向无限的大门，是意识到那位永恒者的所在。

正是在这人格根基上，我们听到了赤贫、堕落与僵化的报怨之声。这种普遍的抑郁状态解释了为什么叔本华（注：德国哲学家）的悲观主义被广泛接受，这股令人窒息的西罗科风（注：地中海的热风）正在烧烤着人心。诚然，托尔斯泰刻画出了品格的力量，但他的宗教与社会理论是对我们人类的精神堕落提出了抗议。或许，尼采（注：德国哲学家）是在以褻渎的嘲笑在攻击我们，但他对“超人”所提出的要求难道不是人心因着良心在精神上的憔悴而发出的痛苦、绝望的吼声吗？社会民主不是别的，正是对现存秩序的巨大抗议。甚至连无政府主义和虚无主义也清楚地表明，成千上万的人宁可要破坏与毁灭也不愿意继续承受目前的这种巨大重压。《人民的颓废》一书的德国作者笔下所描写的未来不是别的，就是堕落与社会毁灭。就连持重而理智的索尔兹伯里首相（当时的英国首相）最近也谈论到许多国家和民族的末日近了。多少次我们听到人们把我们今天的时代与罗马帝国的黄金时期作比较；外面的生活辉煌灿烂令人耳晕、目眩，然而对整个社会的诊断却得出无一例外的结论：腐烂到了骨子里。虽然年轻的美洲大地，眼下的生活也比衰老的欧洲要健康些，但这一刻也不会让有头脑的人盲目乐观。你们（美国）是不可与旧世界完全隔断任何联系的，因为你们也是人类中的一员，毒素只有从一点进入一个体系，那么时间一到就必然会波及全体。

现在我们所面对的一个严肃的问题是：人类社会是否靠自然进化从止前的精神、灵性衰退发展到一个更高的阶段？历史对这个问题的答案是没有什么乐观

可言的。

印度、巴比伦、埃及、波斯、中国以及其它地方都曾有过高度的发展，但接下去的都是精神上的衰败，她们中间没有一片土地靠自己向更高的阶段发展过，所有这些国家至今为止都仍然停留在她们自己静止的精神状态中。唯有罗马帝国例外，她那道德败坏、全面崩溃的黑夜很快就被新生活的曙光所冲破。这曙光不是来自进化，乃是各各他十字架的照耀。上帝的基督出现了，当时濒临必然毁灭的社会单单因着他的福音而得救。当中世纪的欧洲再次面临崩溃危胁时，又经历了第二次死里复活，今天宗教改革各国的人民仍然能体会到此新生命的活力。那一次也不是因为进化，而是通过同一个人心渴望的福音，并且福音的真理被前所未有地自由宣告。面对今天已经出现了朽烂症状，看到了坟墓的生活，历史给我们指出的是一条什么样的死里逃生之路呢？第七世纪时，默罕穆德的确在整个中东地区的尸骨中成功地搅动起了一股力量，他宣称自己是第二位弥赛亚，甚至比基督都大。假如另外来的“基督”会超出伯利恒基督的荣耀的话，那么我们就无疑地找到了根治道德败坏的处方。今天，有些人真的是在那里焦急等待什么荣耀的“普世之灵”的光临，可以把生命活力注入各国动脉中去。但是，我们为什么还在留恋这种偶像式的幻想呢？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超过上帝所赐的基督。我们应当期待的是同一位**??**他基督的第二次再来。到时候，他手上拿着审判的簸箕，不是来进化我们被罪咒诅的生活，而是来宣告这个世界历史的结束。因此，我们目前所面临的要么就是基督再来近了，我们正在目击人类临终前的剧痛，要么就是另一场为我们所预备的返老还童。若是这样，返老还童唯有靠那古旧然而又是永远新鲜的福音，这福音曾当初和宗教改革之际两度将我们从死亡的威胁中救活。

但是，未来最大的危险是今天已经患病的机体可悲地缺乏一颗愿意接受的心，这是得有效医治不可或缺的。在希腊罗马世界里，的确存在着这种愿意接受性，真理一到来，人心便打开、接受。宗教改革时期，人民大众渴望福音，因此这种愿意接受的程度更高。现在身体已经贫血，毒素又进入了血液之中，但却无心转向那唯一的有效医治。这次我们所面临的腐败与前两次的不同之处就在于此。对承认、敬拜基督的邀请，不是报以嘲笑说：“这只能骗骗小孩和老太太”，就是耸耸肩膀。眼下盛行的现代哲学自以为早就把基督教信仰远远地甩在了后

面。

所以，我们必须来回答的第一个问题是，是什么使我们落到了目前的这种地步？这对于作出正确的诊断从而进行有效治疗是至关重要的一步。从历史的角度上看，今天的邪恶源于上十九世纪末的精神堕落，（注：这套演讲是在二十世纪初）。毫无疑问，这一堕落至少在一定程式度上与许多教会不接受宗教改革的传统有关。他们已经对与罗马天主教抗争厌倦了，在那里睡起觉来，让叶子和花朵从它们的枝干上枯萎下来。他们忘记了自己对人类和人类生活各个方面的责任，这里我们没有必要对此详加讨论，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到了上一世纪末，人们对生活的一般态度变成了枯燥乏味、凡事都习以为常而又无动于衷。那段时期人们贪婪地沉溺于阅读就是一个证据。作为对这种状况，自然神论主义和无神论主义哲学家们提出了他们的设想。先是在英国，但后来主要是法国的《百科丛书》派的人，他们把人的整个生活放在一个新的基础之上，把万事现有的秩序整个地颠倒了一下。他们以人的本性一直都是在未堕落败坏的状况之下为假设前提，来重新观察世界。这是一个勇敢的理念，它唤醒了人们，撞击了人最高贵的心弦，引来了回应。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用最危险的方式将此理念付诸于实践。法国革命的这场大混乱不仅造成了政治上的动乱，而且引起了信仰上、理念上和生活目的上的剧变。对此，有两点我们必须清楚地区分：从一个角度上说，法国革命是在模仿加尔文主义，从另一个角度看，法国革命直接反对加尔文主义的原则。我们不可忘记，这场大革命发生在一个罗马天主教国家，事情起于圣巴塞罗缪惨案，就是政府撕毁南特法令（注：1598年法王亨利四世在南特颁布的给予抗罗宗的胡格诺派一定政治权利的法令），用集体屠杀的方式消灭了胡格诺派（注：法国的加尔文主义抗罗宗基督徒）。在法国和其它许多罗马天主教国家的这场镇压抗罗宗暴行之后，古代的专政暴政开始复辟。在这些国家里，宗教改革的果子纷纷失落。这种对加尔文主义的歪曲模仿，鼓励，促使了用暴力来争得自由，建立起一种虚假的民主制度，其实就是复辟专制暴政的序曲，（注：众所周知，法国大革命的直接后果就是导致拿破仑的独裁专制）。所以说，法国革命是以暴易暴，用犯罪对待犯罪的方式在争取加尔文主义在各国所宣告的社会自由，但加尔文主义完全是一种精神上、属灵上的运动。从一定角度上说，法国革命是在执行上帝的审判，其结果连加尔文主义者都为此而喜乐，因为在圣巴塞罗缪惨

案中杀害科利尼将军（注：法国海军上将，胡格诺派领袖）的人在九月的马萨斯谋杀中得了报应。

但这只是事情的一面，事情的另一面暴露出法国革命的目的是对加尔文主义的自由理念的直接反对，出于对生活的深刻而严肃的理念，加尔文主义不仅加强了社会与道德的联系，并使它们圣洁化；而法国革命则完全割断此两者的联系，不仅将生活与教会脱离，也将生活与上帝的规条甚至与上帝本身脱离。于是，每一个人便成了他自己的主人，按他自己的自由意志与他的美意而行。从此，生活的列车在没有上帝神圣命令的轨道上加速向前驶去。如此，除了撞车毁灭之外还能有什么结果？假如你去问一下今天的法国，她那场大革命的根本性理念结出了什么样果子的话，除了整整一个世纪来种种肆无忌惮的恐怖之外，就是国家的衰弱与社会道德的崩溃。外部，被莱茵河对岸的敌人所屈服；内部，被党派间的激烈争斗所左右；先是巴拿马阴谋的丑闻，接着又是德雷福斯事件（注：著名的法国军官，1894年被军事法庭以叛国罪判终身监禁，激发起要求释放他的政治风波）；黄色出版物充斥而使（国家）名誉扫地，经济倒退，人口负增长等等、等等。家庭问题权威加~~尔~~博士说得好，利己主义与情欲给法国带来了婚姻和家庭生活的破裂。男男女女们在违背自然的性犯罪里堕落。当然，我知道今天法国仍有成千上万个家庭没有走这条路，他们为自己国家的道德败坏痛心疾首。而这些人们正是拒绝法国革命的装腔作势的人们。另一方面那些在大革命中几乎沦为野蛮堕落的人们则是从一开始就屈膝在伏尔泰脚下（注：法国启蒙思想家，有“法国革命之父”之称）。

法国革命的这种放纵精神，这种狂暴的革命热情从法国传到了其它国家，尤其是通过那些淫秽读物的传播。于是那些高贵的头脑们，特别是在德国。意识到邪恶在法国所达到的程度之后，大胆地试图把这种诱惑人的、沦落的“从上帝之下解放出来”的思想，在保持其基本概念的前提下，提升到一个高级点的形式上来。这些一流的哲学家们，一步一步地为自己建造起一个世界来，为的是要给社会关系和伦理道德建立一个稳固的基础。他们或者是以自然规律为依据，或者是从自己的推测出发形成一种理想。有一阵子，这种努力看上去相当有把握。